导言 把握历史的脉搏

今天，西方文化及其势力在登上其 3000 年来的历史顶峰之后，显然已走向全面的衰落。100 年来，西方在各方面都爆发过严重危机，并始终找不到根治危机的良方——各种危机的种子至今仍在其身上潜伏着、孕育着……

面对全球一体化的千手观音在大千世界不断幻化出令人惊奇而又令人迷惑不安的现象，我特别的希望正努力实现现代化强国理想的人们，在向西方世界学习时，不妨发出这样的世纪之问：西方文明会不会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巨大的陷阱呢？西方文化像不像是一株枝繁叶茂、硕大无朋的罂粟呢？西方文化像不像是一艘满载核武器的无舵巨轮、在显示强大力量的同时又在威胁着世界文明的绿色原野？西方会如施本格勒预言的那样沉沦吗？面对新的世纪，西方之路将向何方？

打开本书吧，朋友！20 世纪西方的文化精英们也许已给了我们答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0世纪的脚步正渐渐远去——此时此刻，一切展望或描绘未来新世界的人们，都不能不向这个伟大而又残酷、喜剧交织着悲剧、充满希望也充满了危机的沧桑百年频频回眸。

在经济全球化潮流已经形成的今天，在信息化魔手将人类生存的空间与时间日益挤压并浓缩成为一个“地球村”的模型时，在知识的爆炸与竞争既可以演变成人类文明最后的疯狂，也可能引领人类共同创建永恒的自由幸福天堂的时代，我们对历史的回顾再也不能仅仅满足客观地记载和一般化的评述了——人类之所以不断地将悲剧重演，原因之一就在于肩负特殊文化使命的人们一直未能真正独立和强有力地显示出穿透历史云雾的鉴别力和更深层次的批判力——在人类命运的晨昏线在高科技的乐园与蘑菇云连接着已空洞化了的臭氧层踯躅徘徊时，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找到一种新的和至关重要的文化视角，以为人类看似浑沌和迷茫的未来寻找一座充满希望和永不熄灭的导航灯——无论是一般尝试还是历险，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20世纪是一个充满挑战和危机的世纪。在19世纪后期，西方加紧了对非西方世界国家的侵略和掠夺。1900年震惊世界的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事件，是西方列强妄图实现对整个世界之征服野心的最大的一次冒险——它们在此之前已控制了全世界80%以上的领土。与此同时，西方还通过它的轰轰烈烈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及新的科技革命，从更深的层面及更大的范围震撼并动摇了非西方世界的历史文化及社会基础。在挑战外部世界的同时，西方世界自身也面临着内在的和内部的双重危机。前者表现为对残酷无情的、信奉金钱拜物教的、崇尚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竞争

的资本主义的怀疑、批判与反抗——显示为批判现实主义、无政府主义、工人运动和现代主义运动，其中马克思主义掀起了最强有力的革命运动高潮：后者表现为西方不同民族的国家，尤其是新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全面争夺及兵戈相见的流血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便是这种矛盾长期酝酿、发展并激化的结果。在各种反资本主义力量的强有力打击下，老的资本主义大厦已摇摇欲坠。在经济危机的黑色飓风中，新崛起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终于感到必须“洗心革面”——美国的“新政”由之产生。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再次将西方世界带入到了更可怕的危机之中。此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尽管还在以霸权主义及核武器为核心的新军事强力挑战世界，可其本身却同时因深陷“冷战”的泥潭（近半个世纪之久）而惊恐不安；其内在的危机更是愈演愈烈。

非西方国家也是在挑战中揭开其新的历史篇章的。1896 年以庞尼法秀为首的菲律宾“卡蒂布南”反西班牙殖民者的武装起义，1899 年索马里民族英雄哈桑的反英国殖民者的武装斗争，1900 年世界泛非主义组织的成立及其运动的兴起，全都是将斗争的锋芒直指西方侵略者的积极而伟大的民族主义运动。从 20 世纪开始，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革命斗争潮流蔚为壮观，不可阻挡，对西方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及霸权主义进行了烈火般猛烈地挑战（社会主义有力地推动了这一潮流）——西方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势力主宰世界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了！

应该看到，若按西方文明的标准衡量，非西方世界是相对落后的（仅从经济而言，西方跨国公司至今仍控制着世界生产的 40%，世界贸易的 60%）。因此当他们获得新生后，他们刻不容缓地要治理好战争遗留下的创伤，大力振兴民族经济；它们更需要复兴自己的文化，在走向世界的同时又要不失自己民族的本色和尊严。很显然，在西方世界仍保持着经济和军事上的较明显的优势时，获得普遍独立和解放的非西方世界又面临着新的、严峻

的和更复杂的、历史性的挑战和斗争。

在现代非西方世界中，第一个独立地从军事上打败过西方帝国的国家是日本——它打破了西方帝国不可战胜的神话。二战结束后，日本在经济上取得的惊人成就亦是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如果我们进一步将其与同属二战之战败国，但科技、工业基础及矿产资源远比日本优越的德国作比较，我们就能很清楚地得出结论：东方人的经济能力是卓越的，西方所谓科学人种学上的种种谬论是站不住脚的。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日本自身仍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它对西方文化吸收过多，却未能取得系统性的独创成就。在东、西方世界的互相影响与挑战下，它一直东摇西摆，徘徊不定，这就使其无法真正独立地在世界上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20世纪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是新中国的建立。与日本不同，新中国选择的是一条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人之所以认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不仅是为中国近代的历史现实所决定的，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对实现世界和平统一，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自觉劳动，各取所需，人人平等并和谐相处的共产主义社会怀有一种极大的热忱和美好的神往——它与自古以来中国人向往的那种朦胧而无比美好的“大同世界”是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的。但中国人寻求的并不是现存的某种固定的模式。新中国一直以独立的文化大国身份面对世界，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在批判学习中勇敢探索，在激烈的斗争中成长壮大，走了一条虽艰难曲折但却富有创造性的新文化之路。中国人民不仅坚决否定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模式，也对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和扬弃。新中国没有真正依赖任何西方国家，就成为在政治上独树一帜、在经济上取得了飞跃发展和巨大成就的伟大强国。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先后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衡，从而成为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东方大国。现在的中国是举世公认的充满活力与发展最快的国家。当今世界绝大多数权威的专家、学者们认为：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在 20 年内超过德国和日本，2050

年之后则将超过美国，从而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大国——这将不仅是新的、令人神往的东方传说，而且必将是举世瞩目的辉煌现实（综观古代历史，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西方的观察者甚至预言：如果中国一直保持现在的发展势头，那么在 21 世纪的 50 年代，中国将以超过西方工业革命的能量重新改变世界的面貌。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坚信：新中国的崛起，不仅已经改变，而且必将彻底改变东、西方文化不平衡的格局。

在强调中国与日本突出的代表性作用和影响的同时，我们不能对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历史性贡献有丝毫地忽略。从精神上看，伊斯兰教国家对西方势力进行了强烈的抵抗和反击。从军事上看，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亚洲和非洲的被压迫国家所进行的英勇的武装斗争，一次又一次地打败了西方侵略者，为结束西方对世界的殖民统治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从经济上看，东亚地区（本书所称东亚均包括东南亚地区）的众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与中国、日本一道组合成了千姿百态、气势恢弘的经济奇观——这是举世公认的增长最强劲、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圈。

在 1997 年 7 月以前，世界上权威的专家学者几乎没有人怀疑东亚经济的奇迹及其灿烂的前景——著名西方学者奈斯比特等均已对此作了令人信服的肯定。然而，正当东亚人民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和骄傲向着既定的“理想”目标大步迈进时，一场空前的金融危机风暴却以席卷之势横扫亚洲，不少国家十几年积累的经济财富付之东流。曾经备受关注的东亚经济模式也突然戏剧性地遭到西方国家权威们的质疑和批判！尽管如此，尽管东亚经济还存在结构不合理等诸多矛盾，我依然坚信：东亚人民将以其特有的勤劳、智慧与创造力来驱散这“风暴”——中国政府对世界作出的人民币不因之贬值的庄严承诺，中国经济大海般的强健与活力，足以成为这场“风暴”中支撑起信念与希望的中流砥柱！东亚经济将会在两三年内重新置身于繁荣发展与创造的阳光地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严格地说，非西方世界至今尚未获得“最后”的独立和解放，因为他们想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有所表现时，却仍被迫按西方人制定的“游戏”规则办事——西方人不仅充当“游戏”的主角，而且还是其最后的仲裁者。这种“规则”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衍生物和替代物，它完全是不平等的，它如罗网一样仍在使非西方世界受着奴役。因此，冲破这一罗网，建立真正反映全世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国际新秩序，并在经济上壮大成长，便成为非西方世界人民最后的斗争！

历史记得，亚历山大帝曾挥鞭恒河，但他却未能统治世界。尽管直到今天西方仍有大量的学者以精神自恋的方式陶醉于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幻觉中，然而确凿的历史却告诉世界人民：自古以来，西方文化长期未能取得过比东方文化更合乎自然与人性及更卓越的成果。而从公元五世纪开始后的 1000 年中，东方文化始终领先于西方文化“一直到伏尔泰时代，土耳其和中国仍是文明生活的榜样，欧州人只能投以羡慕和尊敬的目光”（英国史学家弗里·巴勒克语）。西方文化最初便是在西亚文化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它的近代文化则是在中国及阿拉伯文化的直接刺激和影响下获得重大发展的——是“东方给了西方以一切”（伏尔泰语）。正如巴勒克先生所说：“从 1500 年到 1815 年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过渡时期。’直至 19 世纪中期，西方才开始真正有力量主导世界。在 20 世纪初，西方的势力曾波及全球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西方势力仍无法做到独霸世界。今天，西方文化及其势力在其登上 3000 年来的历史顶峰之后，显然已走向全面的衰落。100 年来，西方在各方面都曾爆发过严重危机，并始终找不到根治危机的良方——各种危机的种子至今仍在其身上潜伏着、孕育着。军事上，西方发动了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及越南战争等；经济上，西方在 30 年代前后发生了可怕的经济大萧条及其它经济危机；政治上，西方出现了令人惊骇的法西斯主义、三 K 党、麦卡锡主义及水门事件等；道德上，西方更是一片败坏和沦丧，仅美国总统哈定、肯尼迪、克林顿等就制造了数不清的丑闻；文

艺上，西方的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历经百余年而不衰，它被认为是西方文化全面危机的集中体现。

从本世纪初西方人的独领风骚，到 40 年代末两极世界的形成，再到 60 年代的三足鼎立，一直到现在多极化时代的来临，西方势力再也无法独立主导世界的命运了。就是在西方人创设的联合国这个国际舞台上，西方势力的代表也常常作为“被告”而陷入极孤立的境地。尽管在科技与经济方面，西方目前仍保持较大的优势，但它带来了一个它难以解决而又无法回避的、严峻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即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事实证明，西方通过狂热发展科技，全面战胜自然来促进经济发展及其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模式已面临严重的危机——热带雨林的大面积消失，大气、土地与水的严重污染，土地沙漠化与荒漠化，臭氧层的严重破坏，冰川的大量融化，能源的日益枯竭以及核放射破坏威胁等。1973 年诺贝尔医学与生物学奖获得者洛伦茨在其《文明人类的八大罪孽》一书中指出的重大问题是：1）人口爆炸；2）环境污染；3）种族冲突；4）自然情感的麻木与丧失；5）社会文化导致的人类自然遗传蜕变；6）追求时尚，抛弃传统；7）非人化的信息传播带来的单一性疾病：8）核武器军备竞赛使人类社会面临“世界末日”的极端恐惧状态。在这当中，除人口问题外几乎全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无数事实已经证明：西方文化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文化’。

早在 19 世纪后期，英国诗人阿诺德如是悲鸣：“没有哪一个信念不发生动摇，没有哪一种信奉已久的教义不被怀疑，没有哪一种被大家接受的传统不在解体。”在其之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尔兰诗人叶芝同样为那个时代作了这样地写照：“一切都瓦解了，中心再也不能保持……”在当时的欧美，除了意大利的未来主义文化派对科技、对强权政治与战争进行讴歌以外，所有有重大影响的文化流派（潮流）均对欧美的现代文明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否定，这包括象征主义、印象主义、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垮掉

的一代、荒诞派、新哲学派，一直到现在的解构主义。即使是文化观念偏于保守，并试图构建西方文化的某种稳定模式的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先生，在其垂暮之年（80 年代），亦以“可悲的西方”为题回答了意大利《再生》周刊记者的提问，他肯定西方出现了“危机的征兆”，甚至认为“西方世界在不久的将来将走向崩溃”。

在 20 世纪，对西方文化的危机进行了直接“判决”的最瞩目的哲学家是施本格勒——他的“判决书”的名称就是如此肯定和直接：《西方的没落》——他认为西方文化已度过了其创造性的阶段，现正处于物质享受和反省的阶段，紧接着就将是无可奈何的没落阶段。尽管有些学院派文化人士非议施本格勒的“非正规”的研究历史与哲学的方法，可施本格勒的思想在 20 世纪的西方文化界产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响——美国“垮掉的一代”在思想信念上就与其有渊源关系。可以肯定地说，施本格勒的思想观点尖锐地戳到了西方人最敏感的神经和最难以接受的痛处——尤其是西方势力仍强大得不可一世之时。有预言家气质的施本格勒以梦醒时分的感受声称：以上帝之子自居、自古以来就自大无比的西方人只是到了“现在”（20 世纪）才“终于找到思考自己的思想的勇气”。他深信西方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他嘲笑那些西方的自大狂的思想认识还停留在蒙昧的和想当然的托勒密时代。受到施本格勒影响的西方大历史学家汤恩比同样批驳和讥讽了西方人在文化上的那种“偏狭傲慢”的自我中心幻觉。施本格勒相当看重文化的作用和意义，他的著作就具有一定的文化分析的特征。他深信“灵魂觉醒之时，便是文化诞生之日”；而“当灵魂穷竭其可能时，文化也就行将入木”——正是这种信念使施本格勒断言西方正走向没落的——在他的眼中，西方文化已经僵化了：血液还在流动，但已经精疲力竭，气息奄奄。

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教授是 20 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对现代西方文化同样持强烈否定立场。我以为索罗金是一个受过施本格勒一定的影响并又力图与其有明显区别的学者。

他不同意施本格勒“生物学的类推法”，也反对对历史文化进行“直线性的解释”。他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便是将西方文化分成了感性的、心灵的、理性的三种形式—— 他认为历史是在这三种文化之间依次循环往复——西方文化已如之循环往复了两个轮回，现正处于其感性文化的末期——一切都在土崩瓦解的、新的废墟之中。

从政治和军事的重大事件中，传达了某种重要的文化分析之信息的著作，是美国前国防部长、越战之“罪魁祸首”之一的麦克纳马拉的《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这是一本在本世纪末出版的、引起我浓厚兴趣的回忆录——我视之为很有参考价值的政治忏悔录和对西方人有重要文化启迪作用的“现代启示录”——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作为越战“悲剧”制造者之一的麦克纳马拉不仅敢于“忏悔”，而且涉及到了该悲剧的深层原因。麦克纳马拉在总结越战悲剧的 11 条经验教训时，不仅直率地承认了美国政府的严重错误，更重要地是看到了战争的非人道性与现代化军事力量的局限性（包括西方文化的某种局限性）。他终于明白了比之更重要的是凝聚着的民族与文化的力量。

曾让我特别关注和重视的西方文化信息之一是来自意大利“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生存危机的“报告”——其领导人贝恰博士的一些观点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贝恰博士曾直斥西方人的自我崇拜、科技至上、贪图享受、进行疯狂的军备竞赛、恣意破坏生态平衡、不重视精神文化道德修养等各种恶劣行径——他称这一切纷至沓来与积重难返的现象为“复合体”问题，即任何问题的存在都不是单纯和孤立的现象，而是由一种根本性的、充满谬说的信念和价值观造成的危机——贝恰博士深信“这个危机是‘文化的’危机，它起因于从犹太基督传统发展而来，后来遍及于世界各地的文明”。

西方的危机的存在不仅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它是一场触及社会本质的文化危机。但是，从阿诺德到尼采、叶芝、乔伊斯、艾略特、索罗金、萨特、贝恰、霍尔斯鲍姆等，尽管他们深

深地感受到西方文化危机的某种顽症和悲哀，并能进行批判乃至愤怒地抨击，尽管卡夫卡、施本格勒、弗洛伊德、米勒、布朗等人对西方文化的解读也许达到了十分深刻的程度，可他们全都未能找到打开这一危机之门以获得新生的钥匙。就是追求社会正义与普遍幸福、平等的社会主义在西方也面临着理论与实践的危机。因此在 20 世纪西方的三次大的危机的地震式的震撼中（三次大危机分别产生于一战前后、二战后、越战后至今），西方的文化批判与彻底否定的巨澜最终涌入无边的荒诞与虚无的黑色深渊，如达达主义、荒诞派、解构主义。而那些从小就无条件接受了西方主流文化的人，则即使在莫大的灾难或悲剧中觉醒，也会常常表现得犹豫不决和自相矛盾。如麦克纳马拉尽管大声喊出了“我们错了，彻底地错了”的悼词，可他却紧接着又莫名其妙地解释道：“我认为导致我们犯错误的不是价值观和意图，而是判断力和能力。”正因如此，麦克纳马拉在其真理的跑道上即将接近最后的目标时，却突然 180 度急转弯地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公正地说，这种文化上自我批判的不足绝对不是简单的才学不足或一叶障目的问题，而很像是一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问题——我个人更愿意归结为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殊的文化情结——不论他们如何批判西方文化，也都无法改变他们是西方文化的产儿这一事实，因而要他们真正毫无保留地攻击自己的母体，那无异于抛弃自己的“根”，自己曾怀有的全部希望和梦想——这可不是一般性的选择，而是精神上的诀别，这也正是举凡普鲁斯特、瓦雷里、里尔克、布勒东、海明威等文化大师们在强烈地批判过西方文化后却依旧对其怀有一种难舍难分的眷念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尽管在 20 世纪的西方文化中，其批判的文化比其主流文化更加强大，并彻底动摇了西方主流文化的基础，但他们仍然未能进入真理的殿堂，他们令人震惊的呐喊，当然也就未能在世界引起更广泛和更强烈的应和——西方社会今日更多的仍是疲于竞争的麻木，追求幻觉或遗忘的沉湎，陷于无可奈何的迷惘，欲将黑色幽默玩到阴曹地府的嬉皮。

西方现代文明产生以来，每当一个世纪即将结束时，总会有一种被称为“世纪末”的特别病症如幽灵一般在西方世界飘游，20世纪亦不例外——让我们通过西方具有广泛影响的权威人士的目光去看看其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及“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危机天幕吧！

1987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教授发表了一部轰动西方的著作《大国的兴衰》——它主要从经济及军事的角度论述了西方诸大国兴起与衰落的必然性，同时也探讨和预言了中国必将崛起（肯尼迪先生在其它文章中认为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而在21世纪有可能取代美国的世界性地位的只有中国和欧盟）。应肯定地说，这部治学严谨，资料详实的著作让人读后难忘——该书的逻辑力量、预言的令人信服与雄浑的气势在其浓缩的历史时间长度与广阔的空间跨度中充分显示出来。饶有意味的是，该书于1988年出版时，竟长时间地高居美国畅销书的前列，并引发了“美国是否衰落”的社会性辩论。但我仍质疑其深刻性——它的文化批判精神尤为欠缺。但保罗·肯尼迪先生仍不失睿智，在海湾战争后，他坚持认为美国的胜利仍无法挽救他自身的没落。“美国正陷入类似于英国在30年代的那种境地”，更可怕的是“美国有毁于一种企图的盲目性的危险”。

在本书完稿之后，我有机会读到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尔斯鲍姆先生记录并试图总结20世纪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验教训的著作《极端的年代》（1994）。该书出版后即已连续再版12次，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足见该书影响之广泛。实事求是地说，这本客观性与主观性都很强的历史著作，其评述历史的视点是有新意的，或者说他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某种较突出的时代特征，其不少观点也是正确的；其最令人铭心难忘的是他的较深刻的、同时也是绝对出自真诚之内心的悲观意识。作为一位饱经忧患的世纪老人，他几乎是以难容商量的口气断然否定了20世纪的西方世界。在其书的开篇，他即引用了12位文化名人对20世纪的观点——大都持否定性立场。哲学家伯林认为20世纪“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西方历史上最可怕的一个世纪”。生态学家迪蒙将 20 世纪“看作一个屠杀、战乱不停的时代”。作家戈尔丁视 20 世纪为“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动荡的一个世纪”。历史学家瓦利安尼则说 20 世纪“证实了所谓正义、公理、平等等种种理想的胜利，不过是短暂的昙花一现”。音乐艺术家梅纽因则将人类所有希望的彩虹描抹在了失望之风狂吼的天空——他称 20 世纪“为人类兴起了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但是同时却也摧毁了所有的幻想和理想”。而霍尔斯鲍姆先生本人则比上述这些人显得更为悲观，他在其著作的结尾处极其沉痛地写道：“种种内外迹象已经显示，眼前我们已抵达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科技经济产生的力量，如今已经巨大到足以毁灭环境，也就是为人类生存所依赖的物质基础。我们薪传自人类过去的遗产，已遭融蚀；社会的结构本身，甚至包括资本主义经济的部分社会基础，正因此处在重大的毁灭转折点上。我们的世界，既有从外炸裂的危险，也有从内引爆的可能。它非得改变不可”；如果我们打算在这个旧基败垣上建立新的千年，注定将失败。……人类社会若不大加改变，将会是一片黑暗”。就连美国最负盛名的且与美国最高统治阶层关系十分密切的未来学家托夫勒，也在其 1995 年出版《创造一个新文明》一书中，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现有架构作了无情的否定。

面对自身不可否定的危机，西方亦有一些顽固地以西方文明为人类社会最高范式的学者和政治家欲绞尽脑汁地拿出解救危机的对策——美国鹰派政治理论家亨廷顿于 1993 年发表的《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亨廷顿先生想以之提醒西方人：“冷战”结束后西方的主要敌人是非西方文明世界，西方世界还尤其遭到了来自落后的“次级”文明——伊斯兰与中国文明的严重威胁和挑战，因此西方应以更强硬的姿态与非西方力量进行抗衡。毫无疑问，这篇文章反过来也进一步暴露了西方危机的深刻性——它不仅根本没有意识到西方文明的严重缺陷，相反却妄图以大力张扬西方文明的恶性来将人类世界带入不断通向毁灭的穷途末境！

亨廷顿之类的言论再次告诉世人：我们再也不能仅仅只用经济的（肯尼迪教授式的）或政治的（霍尔斯鲍姆先生式的）单向性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和现实的世界了。

既然西方的文化危机具有明显的体系性的特征。那么我采用的一种东方式的综合分析方法就应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一种看上去具有包罗万象功能的、全面把握历史脉搏的、系统的、全面的综合。也正因如此，我想信读者在看到本书对西方世界的诸多评述时不会感到意外——西方世界不是一个孤立的所在，它的命运既取决人于其自身的运动，亦受到非西方世界的制约和影响——当人类社会的命运更加密切地维系在一起时——这是一种更具有决定意义的全球化运动——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历史的潮流与世界各国及不同文明的命运，都是由来自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外部、光明与黑暗、纵向与横向、自然与人类、局部与全体、个人与民族乃致挑战与危机等各种力量所“共同”决定的——它跨越时空最后形成一种无法抗拒的超然合力。也正是这种历史的合力使我看到了西方文化危机的必然趋势。

选择综合的研究方法并不意味着只是在形式上作着“百川归海”的努力。我更希望通过抓住“纲举目张”式的历史中心脉络而直接进入和驻扎人类社会历史的心脏地带，同时也提供一种能更准确、深刻、全面地查询和解读人类社会历史的视窗平台。

尽管 20 世纪风雷激荡，变化纷纭，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找到几条主线（潮流），如社会主义革命、民族主义、非殖民化、军事现代化、科技革命、绿色和平、非理性主义、妇女运动。信息与知识经济全球一体化等。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激荡并最终掀起改天换地的巨澜。如果单独地写其中任何一部分，尽管有一些必要性，那都将显示出极大的局限性。例如评述战争，我们就不能不写到经济、科技，而决定战争起源、目标、性质、结果及规模的则更重要的是国民心态，知识素养，价值取向以及他们的技能等，而这就是文化。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我则认为战争是文化的特殊表现，是文化的爆破形式，是文化

的暴力化。

人类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文化问题，一切事件，一切发展变化都反映出了文化的作用力——在此意义上，我认为包括20世纪在内的人类历史的一切潮流都源于同一座"大山"(文化)，并最终归于一流。因此，在本书中我将20世纪的一切领域中所发生之重大事件的文化脉动当成了社会历史问题的焦点。我力图在此基础上找到天下兴亡的根本动因，这也是本书的主要特征。

我希望对导致西方文化危机的根本原因作出令人信服的研判。因此，为了能更具体地说明问题，我用文化的眼光对20世纪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均作了回顾和解析——20世纪的所有文化潮流都与之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然而大家知道，20世纪的西方世界并非突然从天而降的一块巨大的陨石，西方今日的危机是其3000年文化经长期酝酿和片面性的极端发展与矛盾、冲突，并长期积淀形成之沉疴的一个总的爆发。因此，为了揭示其历史的必然规律，我不得不常常穿过历史的层层幔帐，透过复杂多变的精神文化的烟云迷雾，在更广阔的文化时空中进行探索、挖掘和铸造，亦即我们既要俯瞰同时又必须置身于整个西方文明的千奇百怪的群山中来对其进行认真和全面地"测量"和"开掘"。我们虽立足于其百年的现实与文化，但却必须具有千年回眸的意义和力量，而为了探求人类共同的真理和理想，我不能不面对整个世界作终极追问。

本着这一基本立场及诠释方式，我的基本观点是：当今世界各国与各民族的文化都面临着一定程度上的挑战与危机。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完美无缺的，任何国家与民族的文化若想适应人类未来世界文化大整合与新挑战的需要，就必须在不同程度上对其文化进行必要的及有效的更新改造或重建。但在世界各种不同文化的板块中，西方文化的危机是最深重的。因为西方文化的危机不仅是外在的和结构性的，而且是本质性的。西方在人类有史以来对整个世界进行了最大的挑战以后，现在又成了最大的被挑战者，整个世界的危机和根本性矛盾都在西方文化身上

清楚地显示出来。

西方 3000 年的社会历史实践，尤其是其 20 世纪的实践充分证明，西方文化具有极为严重的自大与排他性（种族主义），虐待狂式的攻击性（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疯狂的掠夺与占有（欲）性（始终以高投入来追求高、精、尖的军事科技能力，不断提高杀人的能力，在经济上则不惜以牺牲人类的生存环境来维护自身的垄断地位），失去了最基本的伦理的非道德性（克林顿丑闻及由之显示出的美国的国民道德沦丧）等这一切都极大地威胁了（同时也传染了）世界。人类的历史充分证明，非西方世界绝对不会在这种威胁面前自甘沦落，更不会束手就擒，任人宰割。然而，非西方世界在挑战西方时，如果选择的是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这种可能性是必然存在的，如果西方世界不对其自身进行彻底改造的话），那么人类世界离毁灭还会很遥远吗？自文艺复兴运动及资本主义产生以来，它经过启蒙运动而茁壮成长到登上现代文明的高峰，它现在正处于其后现代主义的没落时期，它的最大特征便是将西方近代以来最大两个文明成果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全面否定了。无数事实证明，西方文化积极的能源已在其过于疯狂的发展与挑战中趋于枯竭，它在空洞的文化矿脉中更多的只是“阴风”与“鬼火”，它已无法重新绘出理想世界的蓝图以使非西方人对其刮目相看，它根本不可能将人类带入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

我的书首先是写给非西方世界的人们看的，但我并不指望我的呼唤能立即在人们的心中引起广泛和强烈共鸣。因为在绝大多数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中，仍充满了迷恋西方物质文明生活，要走西方式发展道路，并且呼吁从各方面均积极与西方“接轨”的“崇洋”人士——这当然不应受到片面指责，因为这是认识问题，尤其是在西方经济一片看好，欧元启动，美国经济连续几年持续增长，东亚出现金融危机的今天，人们不相信西方文化已陷入严重危机的说法自有其理由，对于那些认为有钱就有世界的普通人和认为“经济”决定国家的一切的学者来说更是如此。对

此，我没有感到意外。自古以来，世间事从来就是表症易知，痼疾难察。对于西方文化这个曾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并经成千上万狂热的信徒顶礼膜拜和传道几乎为全世界人所共知的、煊人眼目的庞然大物来说，对其入木三分的认识，当然会有一个过程。然而，我想提醒那些与我持有不同观点的朋友的是：在西方人都已较多地使用文化透视的方法来解读西方文化时，我们还只用浅尝辄止的、片面的经济或政治的分析方式来作注明，显然是已不合时宜了。另外，即或是着重于经济分析，人们同样可以与我达成共识。历史告诉我们，明朝强盛时，其经济实力超过了整个欧洲。在清朝，且不谈“康乾盛世”（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即使是到了 1860 年的清朝末期，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仍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 20%，同今日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相差无几。对于当今西方世界，我以为用《红楼梦》式的语言来说明是再合适不过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我认为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仍处在历史性的下降通道的大势中，其今日经济的“好转”表现只能算得上是一次“次级反弹”而已，绝对不是“反转”。西方的命运仍是受其文化支配的，在其文化面临危机时，其必然衰落的命运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扭转的。无论西方人还怎样试图以世界霸主的身份干预台湾问题、中东问题、波黑地区问题、科索沃问题等，这不仅更能说明它已风光不再，而且这种“老不退火”式的神经质表现，包括亨廷顿、托夫勒之流有关“文明冲突”的聒噪，都进一步地显示了一种文化阳痿的焦虑。

在全球一体化的千手观音在大千世界不断幻化出令人惊奇而又令人不安的现象时，我特别地希望正努力实现现代化强国理想的人们，在向西方世界学习时，不妨发出这样的世纪之问：西方文明会不会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巨大的陷阱呢？西方文化像不像是一株枝繁叶茂、硕大无朋的罂粟呢？西方文化没有任何所谓天生的优势，我喜欢萨特式的沉思，我礼赞克尔恺郭尔式的怀疑，我欣赏施本格勒式的诘难——西方文化不是灵丹妙药且无任何特权—— 即使面对“天堂”，我们也必须倾注我们的沉思、

怀疑与诘难！我认为我们应重新检讨并确立新的现代化的标准——我们要立足于在批判中学习，在创造中前进，非西方的国家和民族必须有创建更美好的文化世界的信心、勇气和理想！

我坚信西方文化必须重建，它甚至应该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已拥有人体器官移植本领的西方人，是否能对其已蜕化变质了的文化之心进行成功的移植手术呢？写到这里，我觉得我应作特别的声明：面对西方文化的危机，我们绝对不能幸灾乐祸，而是应给予特别地关注，并最终帮助其发生质的变化，以彻底摆脱危机。世界是世界人民的世界，人类共有一个家园地球——我们必须肯定，作为世界文化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西方文化同样曾经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因此对西方文化中合理和美好的部分，我们应永远珍惜，我们不能让西方文化的危机酝酿成一场毁灭一切的殡葬！在人类命运更加密切而息息相关的今天，西方文化的任何危机或挑战都将是世界性的，因此关心西方世界本身也就是在更深切地关心非西方世界自身。

面对未来，我的心情仍是乐观的。我相信在新的千年中，共源于地球的人类最终会为根本性的、共同的利益而消除彼此间全部的隔阂与矛盾而完全携起手来。让我们在“反思”与“怀疑”中清醒，让我们在“诘难”与“批判”中前进，让我们共同拯救这个被恐怖的、非人性的暴力文化控制和杀戮了太久的世界！让所有的大陆板块重新整合在一起，让所有不同肤色与信仰的人们完全融和成真正彻底解放自己，并建立起了真正自由、快乐之必然王国的新新人类！让所有的危机都成为博物馆永远封存的标本，让所有的挑战都变得鲜花一样美丽，月光一般温柔——那将是人类世界最盛大的节日——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作出新的抉择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